

聖

武

記

聖武記卷八

邵陽魏源譔

國初東南靖海記

順治三年夏貝勒博洛軍定浙東明監國魯王航海其  
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是秋大軍定福建滅唐王  
降鄭芝龍貝勒大軍凱旋留兵分守要害以張存仁總  
督浙閩佟國鼎巡撫福建而芝龍子成功及其兄子鄭  
彩鄭聯並擁衆海上是爲浙閩沿海二寇之始魯王之  
航海也先至舟山其守將黃斌卿不納舟山一曰翁洲  
在寧波海中亘百餘里越王勾踐欲徙夫差于甬東卽

其地也。適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入閩。次中左所，卽廈門。廈門方爲鄭成功所踞，成功故唐王遺臣。奉隆武年號，兵最強。以唐魯舊，覺不願奉之，乃改次長垣。其浙中遺臣錢肅樂、劉中藻、張肯堂、徐孚遠、武臣阮駿、趙汝周、瑞周、鶴芝、林舞、龔及郎臣之裔徐仁爵、李錫祚等，或有兵，或無兵，先後奔附。時唐王甫滅，所遺郡縣間明兵至多，騷動。順治四年，連陷建寧、邵武、興化、福寧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其陷興化也，以分巡道彭遇颺故明御史，乘我守將出戰，時登陴盡，易明幟，我兵返見之，遂潰。其陷建寧也，城中舉火，內應。

其陷邵武也。明郎西王裨將王祈善戰，先踞上游，夜取  
儿案數百，各插香炷，順流放之，環邵武城而過。守兵矢  
礮齊發，遲明審其僞，習不復備。一夕突至，遂陷。進兵圍  
福州。詔總督張存仁移駐衢州。詔都統辰泰

爲靖南大將軍，與棟柯賴李率泰等調廣東浙江之兵  
三路進討。又以陳錦代張存仁總督閩浙，會鄭彩專橫，  
賊殺朝士，其黨內潰。王師且剿且撫，至順治五年

夏，各郡邑先後克復。福州歲饑，被圍久，城中人相食。江  
西叛將金聲桓之黨郭天才，僞稱援兵，載米麥江上，誘  
郡民出就食。李率泰抵建寧，聞之，飛檄巡撫佟國鼎使

警備賊乃夜焚洪山橋掠就食千人以遁延平有將軍  
寨地勢巍峭海寇巢其上俯瞰諸邑陳錦令于對山壘  
土高與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是年我松江提督吳兆  
勝謀叛與明故官陳子龍潛招浙東海師內犯張名振  
沈廷揚赴之遇颶崇明盡喪其軍廷揚投海死兆勝子  
龍事泄被誅名振遁還乃與阮駿合軍以五年夏由南  
田陷健跳所迎魯王復入浙時鄭彩已弃王去名振阮  
駿合拒大兵解健跳之圍九月復合王朝先兵攻斬黃  
斌卿于舟山奉魯王居之令阮駿王朝先分屯桐樵南  
田爲犄角而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亦于七年盡爲

成功所奪。成功遣使朝。永祿于湖南。受封延平郡公。于  
是浙師盡并于張名振。閩師盡并于鄭成功。東南海寇  
皆聽其號令。方四年閩地之失陷也。我大兵守浙者大  
半。抽以赴閩。于是溫台寧紹諸遺民。復乘間爭結山寨  
以數百計。而四明大蘭山王翊之軍。上虞東山李長祥  
之軍。上虞平岡張煌言之軍。皆最堅整。并約舟山兵共  
窺寧紹。會鄞縣降官謝之賓來告變。我各城守將急捕  
內應。并調慈谿兵襲大蘭。姚江兵擣東山。數路皆潰。屆  
期舟山兵果入蛟門。抵三江口。觀望而返。及五六年閩  
地盡恢復。總督陳錦率大兵還浙東。七年張名振忌殺

王得先于舟山得先部將來降盡泄虛實於是總督陳錦奏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爲名狼狽相倚海寇登岸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臣廣訪進兵道路由定關出海距舟山百餘里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決可克復八年

詔錦與都統金礪

劉之源提督田雄等會兵先剿山寨以除內顧川山民爲鄉導分路進擣四明諸山盡破巢穴遂乘大霧渡海抵螺頭門敵軍方覺阮駿以火舟邀戰於橫水洋風返焚之人舟俱燬張肯堂張名揚等率兵勇數千背城力

戰九月掘攻陷之屠其城初名振恃海島之險謂大兵必不能渡先期奉魯王禱吳淞以綴我師惟留兵六千使阮駿守舟山及聞警回救則城已破乃奉魯王赴廈門去監國號爲寓公陳錦奏設陸兵千水師二千于舟山而成功在閩復乘王師攻舟山之隙大舉寇沿海初芝龍出入海中每一商船例入金三千不得鄭氏旗不能行也及唐王時又以練餉爲名閩粵二省正供外捐輸百萬盡歸鄭氏故富敵國皆積安平鎮福建巡道黃澍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攫其貲成功還怒以索償爲名連



陷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七閱  
月詔逮張學聖等入京治罪九年三月總督陳錦  
赴援戰于江東橋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之帳中以首  
奔成功成功賞而斬以徇十月都統金礪援軍至屢捷  
成功退保海澄我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  
不退一日間空礮遞發成功曰此號礮也將薄城矣下  
令兵皆挺巨斧以待官兵四面蟻傅登城城上衆斧迎  
之隨斧隨墜濠爲之平我兵解圍去而張名振張煌言  
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掠戰艘  
三百于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爲唐二張始終爲魯所奉

不同而其交甚睦時明遣臣義旅漸亡獨兩軍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十年 朝廷下令招撫芝龍鴻逵皆

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張名振卒以軍付張煌言亦屢拒李率泰郎廷佐之招是冬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諸府十一年陷同安南安等邑復破舟山據之 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

赴閩防剿以水師提督張天祿禦寇海口失戰艦匿不奏聞褫職十二年成功進温台還攻寧德殺守將聞遣使告捷于明桂王十三年將北犯留其將黃梧守海澄

梧以成功用法嚴曾以揭陽之敗斬大將蘇茂遂懼而  
來降 詔封梧海澄公守漳州梧陳剿寇五策一屯  
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  
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刻偽墳以泄衆憤七月命寧  
海將軍伊爾德率田雄等復克舟山連戰斬阮思等于  
橫水洋田雄奏言舟山不難于復而難于守請以滿兵  
駐防增戰艦補水師分汛偵剿是秋李率泰亦破寇于  
泉州盡復閩安海澄諸邑明年三月濟度班師成功陷  
閩安犯福州轉略溫台十四年明桂王遣使自雲南航  
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

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明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入寇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峙陣前專斫馬足矢銳不能入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嚮導抵浙陷温州台州師次羊山相傳其下龍宮戒震驚成功下令各船盡礮果颶發挾雷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乃旋師是年成功將施琅復來降授副將成功聞王師三路攻永麻于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福山分

守要害。圖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皆鐵鎖橫。江煌言屢卻不前。令人泅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破瓜洲。獲提督管效忠。圍鎮江。五路疊壘而陣。周麾傳礮聲。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馬死戰。官兵退入城。成功軍逐之而入。遂陷鎮江。屬邑皆下。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時江寧重兵移征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改名不赴援。陰通于寇。擁兵

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  
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常蘇旦夕待  
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

征兩江總督卽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  
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巡撫蔣國柱崇明  
總兵梁化鳳皆赴援化鳳登高望敵見敵營不整樵蘇  
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  
擣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  
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成功令  
甘輝守營而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麾蓋不動

正三十一  
卷八  
一  
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執死化  
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  
崇明不下冬十月還島而煌言軍遇我征貴州凱旋兵  
浮江下亦戰敗走徽寧山中出錢唐入海是役梁化鳳  
首功 詔先圖其形以進是冬 詔都統劉之源

爲鎮海大將軍駐防鎮江以梁化鳳提督江南 詔

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分出漳州同安合擣廈門以粵  
東降將爲鄉導我兵不習海戰暈眩不能軍成功手自  
舉旗督陣風驅濤湧我軍退多陷于淖引還十七年明  
桂王及李定國走緬甸雲貴蕩平命靖南王耿繼茂自

廣東移鎮福建都統羅託爲安南將軍督剿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成乃謀奪臺灣爲窟穴語詳康熙  
戡定臺灣記 朝廷議堅壁清野之計下令遷沿海

三十里于界內不許商舟漁舟一舸下海民戀生計脅于嚴刑多不願張煌言貽成功書曰弃此十數萬生靈不收而爭夷島乎且苟安一隅將來金厦兩門亦不可守而成功方得臺灣虞紅夷外闕不暇內渡由是沿海稍息肩而成功亦旋卒于臺張煌言亦被禽于南田之懸轡議政王等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無用應令都統胡安禮率滿兵回京是年李率泰遷同安之排頭



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安置內地皆順治十八年事也康熙初大兵復金廈二島鄭錦遁臺灣始奏展沿海居民之界復舊業焉其海寇在廣東者則尙可喜以十七年敗鄧耀于海康耀走交趾盡平山寨又有周王者番禺蛋戶也繒船數百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可喜署爲游擊十八年議沿海遷界并盡撤繒船歸港汊徙其衆于城邑玉遂糾黨入海自稱恢粵將軍破順德尙可喜破斬二千復禽剿其餘黨于東涌海島其在江南者明益王宗人朱隆武據廟灣有衆數千舟百餘于順治四年乘間窺淮安總理漕儲庫

禮與總督漕運楊聲遠設伏分布要害賊揚帆至車家橋伏發步騎水陸蹂之禽斬過半直擣廟灣平之其黨周文山遁入海九月又率衆八百夜襲淮安從夾城東門缺口突入總漕署庫禮率帳下親兵數十拒戰其妻盡投署中存箭使婢僕傳送引滿命中一以當百黎明賊驚潰追斬百八十餘級淮城獲全師武臣力之風距今二百年猶昨日也

臣源曰天下有城郭之國有游牧之國有舟楫之國穹帳騎射風馳雨驟此游牧之所長也濤駛火攻履危狎險此舟楫之所長也深溝高壘清野堅壁此城郭之所

長也。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卽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禺、唐自東萊渡海趨高麗，皆僅濟師于海道而非交戰于海中。以元太祖之兵力而十萬兵船覆于日本，故水陸舟車自古異用。惟明則太監鄭和、騁兵船于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于西夷之索港口？犯溫台犯金陵，何異于西夷之闖內地而薙髮之令？何異于今日之禁烟？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弄

舟山以斷煽濟而杜牽制，率駭象喘息而不敢復獗，誠

能以薙髮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  
禦火攻烟可不退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爲  
戰以守爲款以內修爲外攘故著 國朝防海家法

可考者于篇

康熙勘定臺灣記

臺灣巨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雞籠南。盡沙馬碇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濶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澎湖東有毘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啟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求澎湖于中國而不

得乃以重幣啗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爲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船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歛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憤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鄭成功者芝龍取日本倭婦所生子也當明季唐

王隆武桂王永麻之際起兵海上屢寇閩浙江南及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奪臺灣爲窟穴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圖鹿耳門門外嚮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沉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進壁王城其城亂石壘砌火燬成灰融爲石城堅疑不受礮半載不下乃塞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

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船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厦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關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是年弃芝龍于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構煽。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守厦門。案鄭經官書皆作鄭錦。殆二名也。入臺嗣立。成功弟世襲謀據其位。爲經所殺。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



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卒于臺二年明桂王亦滅而經猶奉其永曆之號三年繼茂率秦施琅黃梧等進兵并檄荷蘭夾板船會剿克金厦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禽張煌言于南田之懸山島寇悉平授施琅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部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是時鄭氏衰弱不敢內犯十有三年而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謨反福建告援于鄭

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于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尙皆訴于吳三桂。三桂令尙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王師抗，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年乃反正。導康親王傅貝子之師攻鄭氏。十六年，我師收復漳泉邵武興化。其惠潮亦反正。經遁入廈門。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繼之。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連下城堡十餘。

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吳  
淑何祐等分道入犯總督郎廷相檄調官軍四路進剿  
大戰兼旬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  
失利案是時前海澄公黃芳度已國軒圍之于海澄環  
塹樹柵我援軍至國軒恐內外受敵故開一面縱之入  
以耗城中糧圍復合夏六月城中食盡陷官軍三萬餘  
馬萬匹都統提督以下皆死焉

詔罷郎廷相以姚

啟盛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時國軒乘勝  
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  
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萬

安橋以拒官軍。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救。提督楊捷復  
惠安，巡撫吳興祚將軍貝子賴塔復漳平。楊捷遣兵襲  
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與大兵夾攻，奪其橋礮，沉  
其舟。而巡撫貝子軍阻江漲，亦得翰林李光地引出安  
溪間道，遂解泉圍。國軒與吳淑、何祐等以兵五萬分軍  
漳州、龍虎、蜈蚣二山，勢甚盛。漳城兵少，哈喇達耿精忠  
欲弃城避其銳。姚啟聖閉城，偃旗鼓。乘大霧，突出精兵  
五千衝之，賊陣亂，自相踣籍，連破十六營，斬四千餘級。  
復長泰、同安。然賊猶據江東橋不退。至是，楊捷軍赴援。  
復與啟聖夾攻，力戰克江東橋，盡奪險要。漳泉之路始

通國軒遁還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復掘濠引潮以阻大軍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兼列艤擁守諸島相持一年不決乃議厚集舟師水陸夾攻并檄荷蘭夾板船爲助時吳三桂已死于湖南我水師破岳州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而姚啟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成配兵三萬啟聖等復縱反間離其黨與重賞購募先後降僞官四百餘員兵萬有四千卽分隸水師用以進攻并約其守海壇之將爲內應於是不俟荷蘭船至啟聖與捷克復海澄萬正色以水師克復海壇水陸並徇廈門復降

其戈船將朱天貴得其舟師乘勢擣襲諸澳諸寨悉破  
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廈二島歸臺灣十九年春夏也  
八月康親王還京師留兵守金廈二島于是貝子賴塔  
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  
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  
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菴懷勝國未常  
如吳三桂之僭妄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  
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  
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  
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

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  
徐市之日本于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茶  
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  
所姚啟聖不可議遂格二十年姚啟聖吳興祚疏請沿  
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  
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  
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  
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妻女  
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至是始凱旋息肩其驅掠而  
北者尙數萬姚啟聖請康親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還

者二萬啟聖在閩靡財如河沙耳目徧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質遷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在廈門時有嬖人施亥者姚啟聖密賂使爲間約誘經至海口而伏兵禽之鄭氏大享將士復賂其庖人謀毒而殲諸皆不克而死曾經卒其長子克塽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成功時卽有人構經父子謂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成功沒經連年出兵在外用陳永華言命子克塽監國晚敗歸臺又日近醇酒婦人克塽監國二載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塽



失助時成功妻董氏尙存復入間言遂襲殺克壘而立  
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錫範于是  
鄭氏遂敗行人傳爲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泄錫  
範并搆陷續順公沈瑞而有其貲人心益失國軒居臺  
而被刺者再皆姚啟聖所使也二十年啟聖奏鄭經死  
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  
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啟聖欲  
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  
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  
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餉從之時

國軒守澎湖甚嚴。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列礮。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我舟師前鋒簸蕩。飄散。賊艦四面圍攻。琅親督大艚衝其圍。矢集琅目。幾殆。力戰得解。時國軒自率衆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于雞籠嶼。相倚角。我軍懲前戰。被賊夾攻。乃議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爲奇兵。分賊勢。而琅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鏖。竟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餘艘。

殺其兵萬有二千。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日將戰時，黑雲起，賊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錯愕，遂大敗。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賊，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啟聖奏聞。八月

敕至，于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各一，公侯伯及將軍都督等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時康熙二十有二年秋也。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姚

啟聖由內地馳驛後二日至 詔封琅靖海侯克塽

入都隸漢軍授公爵國軒錫範皆伯爵鄭氏自成功傳  
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始黃梧之降也言鄭氏石井  
山祖墓形勢昌雄宜剗之泄其王氣于是晉江縣之大  
覺山南安縣之覆船橄欖金坑諸山五墓皆毀惟其  
山祖墓號五馬奔江者不知所在至是克塽請以成  
功及經之喪歸葬南安收其地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  
山三縣西爲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爲縣又北爲  
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  
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

焉

臣源曰中國山川兩幹北盡朝鮮日本南盡臺灣琉球過此則爲落滌尾閩亦名萬水朝東舟楫所不至故琉球日本以東之國無聞焉臺灣地倍于琉球其山脈發于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大洋爲澎湖三十六島又東渡洋百里至臺灣爲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強可戰可守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弃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弃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

船火器又踞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篋且  
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  
守誠深識遠慮之言哉初朝廷以沿海奸民逋逃通寇  
下遷界之令移沿海居民于內地蕩析流離又失海上  
魚鹽之利于是總督范承謨再疏而復之臺灣已服尙  
禁商舶出洋互市則施琅藍鼎元等屢議而開之至漳  
泉仰給于臺米而禁其流通臺民渡海以億計而禁其  
攜眷則高其俸吳士功慷慨而陳之於是開鼓鑄之錢  
編鄉試之號易竹樹之城闢生番之地誠所謂仁者設  
其施智者申其辯勇者奮其斷而海國之民熙熙攘攘

始游化日觀其經營條畫亦賢人君子籌國之所纏綿也

康熙重定臺灣記

雍正元年憲皇帝卽位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

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逆賊朱一貴倡亂攻陷全臺諸臣夙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破賊數萬當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

將士其各加等議敘嗚呼盛矣哉師武臣力如聖

祖之世而猶有此患考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之叛激于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之民二百餘淫刑以逞鳳山奸民黃殿李勇吳外等因民弗忍又窺臺吏文婪武嬉遂謀變也以一貴朱姓



可託明裔而一貴販鴨旦暮出入自成行列煽烏合數百夜劫岡山塘汛揭竿荷耒無器械岡山距府城三十里疾趨掩之立可撲滅也總兵歐陽凱聞警集衆議游擊劉得紫最知兵請行不許而遣游擊周應龍以兵四百及四社土番數百往應龍者龐軀有口實無能行五里卽止營次日再進十五里賊劫椽椰林汛戕把總掠軍器應龍隔一溪不救賊旁掠四出于是南路奸民杜君英等亦蠡起應之周應龍遇賊岡山一交綏賊卽敗走入山應龍又不追而縱兵番焚掠近村于是各鄉皆煽于賊樹幟響應南路賊攻參將苗景龍于淡水營周

應龍聞報復行十五里翼日遇賊赤山方合戰應龍遽以後隊遁歸府城一貴大隊隨之而君英等賊別攻鳳山參將苗景龍敗死府城大震文武各吏盡室登舟人無同志總兵歐陽凱游擊劉得紫副將許雲率師千有五百出禦之中夜自驚擾黎明稍集而賊至許雲躍馬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時水師游擊游崇功出哨笨港聞報亦以兵還入鹿耳門赴援五月朔朱一貴杜君英合隊數萬來犯劉得紫以兵截中路口歐陽凱許雲游崇功迎戰春牛埔而把總楊泰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死官兵大潰劉得紫率兵還救馬踏

被執許雲游崇功血戰至日中矢砲俱盡各手刃數十賊以死于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四十揚帆出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漁艇出鹿耳門渡海而周應龍遁回內地是日賊陷臺灣府掠倉庫復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砲械硝磺鉛鐵北路奸民賴池張岳等亦同日陷諸羅戕參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僞稱中興王號永和封羣賊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優伶冠服摩肩塞道民爲之謠曰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人心皆不附賊也游擊劉得紫陷賊中

賊素重其名不殺聽收瘞各帥之尸禁諸學宮七日不食諸生林臯劉化鯉密陳諸賊可滅狀始受食謀恢復時逃官難民皆至彭湖彭湖協副將倉皇不知所措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守備林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諸臣正備緩急倚賴今未見一賊相率委去若國事何與其死國法曷若死賊請整兵船守要害俟賊至決戰不勝我死公等走未晚也馳赴海濱拔刀驅官民家屬登岸衆心始固時水師提督施世驃在廈門聞警卽調兵渡海總督覺羅滿保疾馳至廈門施世驃已先二日率師出港矣滿

保復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至廈使總統渡臺水陸兵  
八千餘船四百艘六月朔出廈門港七日會提督施世  
驃于澎湖共兵萬二千有奇大小舟六百餘艘方是時  
臺中賊黨互相雄長攻擊杜君英爲朱一貴敗走剽掠  
村莊而淡水營守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又率淡  
水莊義民侯觀德李直三等以鄉兵破朱一貴賊數萬  
斬賊萬計而諸羅義民陳徽等亦起兵攻復縣治旋爲  
賊陷陳策遣人赴澎廈請兵滿保施世驃先後發兵千  
七百赴援適世驃獲賊諜吳良等二人于澎湖搜獲僞  
劄百道吳良澎湖把總降賊者也窮訊之盡知賊黨內

亂百姓不附我軍士氣倍奮滿保議三路進攻廷珍與  
世驃言南風已盛南路不可泊舟北路去府百餘里餉  
運艱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搗鹿耳門十日發澎湖以  
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前鋒并率善水者十餘駕小舟  
于鹿耳門表識沙路并載旂幟伏南北港時賊以大砲  
扼險迎拒十三日林亮董方以六舟冒死直進遙望砲  
臺火藥纍積專以砲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衆  
軍齊集兩港悉樹我軍旂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  
海沙也膠淺不能行大舟是日海潮驟漲八尺四百餘  
艘倏齊薄岸賊遁保安平鎮列隊迎拒林亮董方復先

登陷陣藍廷珍督大隊繼之賊敗走官兵入安平鎮日  
猶未晡是夕施世驃亦乘潮至鹿耳門次日至鎮賊八  
千來犯安平我兵迎戰于四鯤身別遣小舟沿岸夾擊  
逐北至七鯤身瀨口復以火舟燒賊戰艦十六日賊數  
萬復犯安平駕牛車列盾爲陣冒砲火死突藍廷珍親  
督戰于二鯤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砲附岸夾攻斬  
溺無算賊始退保府治不敢出惟沿岸列砲晝夜固守  
施世驃等下令戒各軍毋妄殺來降者悉縱還各樹大  
清良民幟于門惟抗拒者誅遠近脅從望風解散有西  
港仔義民某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登岸徑攻

賊巢施世驃卽密遣林亮董方等以兵千有二百往十八日藍廷珍聞之急白世驃曰此險道也地多莖木易設伏且迫賊肘腋醜黨必衆而我軍甚孤若伏賊數千環攻乘我將奈何世驃曰可奈何廷珍曰請急以大隊進而別遣將分攻各港牽制使不得兼顧于是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夜指西港仔黎明登岸則賊與林亮等方鏖戰我軍嚴陣設伏而進前鋒遇賊力戰伏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左右奇兵繞後夾攻賊大潰北廷珍料賊必夜來劫營初更卷帳偃旗伏蔗林間賊果至不見一人大驚伏起衝擊大敗之十九日逐北至府城賊數



萬皆遁而施世驃亦分敗西南兩路之賊同日抵城自鹿耳門至是凡七日廷珍報滿保于廈門而施世驃先于軍中奏捷矣復分遣官兵擴清南北二路而游擊劉得紫亦自賊中拔歸大營請為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接淡之兵南下諸羅與大軍合北路賊黨潰散殆盡朱一貴走灣裏溪為村民禽獻惟逆黨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江國論等尙未獲廷珍購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轉招其黨旬日先後出降與朱一貴皆檻送京師磔死臺灣平其敗逃之游擊周應龍及棄臺逃回之道府廳縣訊治伏法知府王珍剖棺梟示先是

朝廷得施

世驃捷奏大喜賜東珠朝帽黃帶四圍龍補服又徑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爲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藍廷珍仍統兵留臺灣彈壓以施世驃奏中不及廷珍戰功也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竟夜海水皆立諸港船互相撞壞如漂柿敗葉或飄上平陸地大震翼日始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以風災奏聞發帑開倉大賑而施世驃終夜露立風雨中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卒于軍調廣東提督姚堂代其任時廷議移臺鎮總兵官于澎湖而設陸地副將于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藍廷珍力爭不可提臣姚堂亦以爲言乃仍令總兵鎮

臺副將駐澎

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

民疾苦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如論臺鎮不可移澎又言臺變皆自內起罕自外入鹿耳門不宜設礮城以資賊守而阻攻討又言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爲二縣皆不易之論其後乾隆中用其言分立彰化縣云鼎元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至廣州知府有平臺紀略鹿洲文集說海防甚具或問朱一貴以前紅毛取倭鄭氏取紅毛

本朝取鄭氏非皆變自外入者乎臣源曰耶穌不惑紅毛不乘夷間不投鄭兵不興子不少國不內亂王師亦

豈得而馮陵乎日月蝕于外其賊在于內

乾隆三定臺灣記

臺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一貴既俘，以諸羅北境遼瀾、增、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地大物賚，漳泉惠潮之民日衆，寄籍分黨，葉牙其間。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鬪，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和，于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民墾日廣，巡撫楊景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生番，番不知耕，仍爲內地游民，偷墾地既化外，易藪奸宄，又獄有不能結者。

輒誘殺生番以歸獄。于是既毆民以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民禽獻，先焚無辜數小村，林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賊初起時，總兵柴大紀適在彰化，知縣俞峻請畱彈壓，大紀託言歸府城調兵逾一旬而彰化陷。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戕知縣及

淡水廳同知而鳳山盜莊大田亦陷其縣臺灣沙土浮  
疏不時地震故城無磚石皆掘濠樹竹爲城府城亦樹  
城也總兵柴大紀兵滿道永福等守之賊分路來犯柴  
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計橋距府城五十里扼水陸  
交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明年正月初旬水師  
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各  
以兵渡海至黃仕簡檄柴大紀北取諸羅郝壯猷南取  
鳳山各率兵二千惟大紀連戰破賊遂復諸羅而郝壯  
猷南出二十里卽阻賊頓兵幾五十日始進鳳山鳳山  
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吏復不覺三月十日城復

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遁歸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不敢進。初林爽文之反也。適當漳泉二府人械鬪之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彰化之鹿港賊遣僞官來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禽之。故鹿港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及黃任兩提督兵至。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反觀。望遠巡坐失事機。上命總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以李侍堯署浙閩總督。復調廣東兵四千。浙兵三千。駐防滿兵千。江南提督藍元枚。故漳人。藍廷珍之子也。習臺灣事。命移赴軍。與福州將軍恒瑞均爲參贊分



赴府城鹿港誅失律之郝壯猷。逮提督任承恩，以柴大紀代之。藍元枚至臺，僅三月，卽病卒。常青、恒瑞以五月出師，離府城十里，遇賊萬餘，甫交綏卽退。又請增兵萬，賊以其暇逼脅各村，不從，輒焚劫。于是泉人亦弭首附于賊。官兵未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南路莊大田驅之以攻府城，北路林爽文驅之以攻諸羅。幸南路賊黨莊錫舍來降，倒戈殺賊城中，又闖紅毛樓，得大礮十餘，大礮丸百餘，分路轟拒。故府城得不陷，而諸羅據南北之中，屏蔽府城，林爽文必欲得之。晝夜圍攻，又攻鹽水港、鹿仔港，以斷府縣餉道。大紀皆分兵擊奪之，決其堰澗。

破其礮車以守城兵四千戰賊數萬又屢禽內應奸細  
出奇兵奪賊峙積 詔以大紀用法嚴明載入行軍

紀律特授參贊大臣常青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  
游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等三次往援皆中途爲賊所  
截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諸羅圍日密城中以地瓜野菜  
油粃充食常青頓兵府城恒瑞及總兵普吉保兩路援  
諸羅兵各五六十不敢進反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

詔解常青恒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

命柴大紀捍衛兵民出城再圍進取十一月大紀奏

言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箱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于賊。惟有竭力固守待援。

上覽奏墮淚

詔曰。大紀當糧

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并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福康安。中途聞賊勢盛。亦奏請增兵而後進。

上嚴飭之。命頒內庫所藏大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十月守風鹿港。忽一晝夜。順風數百艘抵

港口帆檣列數里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爭爲鄉導。聲言直擣大里杙賊巢而陰趨縣治。十一月八日大兵六千義勇千餘遇賊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數十衝賊陣矢無不中賊披靡遂怒馬殺入賊分伏竹蔗林邀截官兵我兵五隊分戰再敗之牛稠山卽日海蘭察抵嘉義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克之于斗六門遂擣大里杙賊猶萬餘迎拒乘我步兵未集先萬炬來索戰我前鋒千騎伏溝塍間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賊遽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旋敗旋進我步騎鏖戰竟夜黎明遂克其巢林爽文已攜家走

集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據溪岸壘石環數里十二月  
官兵伐箐騰險而上殺賊千餘又破餘賊二千于小半  
天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生番社而自與死黨數十竄箐  
谷皆就禽遂移師而南剿莊大田于牛莊屢敗賊追至  
極南之郎嶠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而大兵環  
山圍之斬溺各數千莊大田亦就俘臺灣平其右旋白  
螺 命卽存布政司庫凡將軍總督提督渡臺及冊  
使封琉球則佩之以行是年始罷遣巡臺御史及番民  
田界之禁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  
參贊伯爵不執囊鞬之儀福康安卽劾其前後奏報不

實。上以大紀固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于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于擁兵不救之恒瑞，非惟不効，且屢敘其戰功，曲為庇護。恒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逮交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上以福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成德因奏柴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

及賊起倉卒。不早撲滅。致猖獗。又逮問提督任承恩。供亦同。命李侍堯、福康安查奏。五十三年正月。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墮淚。卽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愆。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尙未復奏。殆亦難于措詞耶。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瑤橋之戰。尙爲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闕大員。旣不能整飭于平日。又不能撲滅于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卽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命

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寃

上廷訊大紀始引咎仍微訴其枉

詔曰福康安等

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末減改爲監  
候乃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卽依所擬正法  
黃仕簡任承恩罪均惟一爲海澄公黃梧之裔一爲任  
舉之子貲其一死時議以大紀之死也不知引咎昧帥  
臣之體與張廣泗不服訥親之劾而負氣大廷者何異  
豈知 聖主衡功過燭隱微早洞見萬里外哉

臣源曰今日治臺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嶠朝不  
保夕惟慮大兵之入故重扼鹿耳門各海口今隸版圖



將二百年皆內賊罕外寇則其防在山而不專在海

蔡牽

之亂亦臺灣陸地上匪勾引之入

臺澎一鎮水陸十三營額兵萬四千

有奇皆內地督撫提鎮各標抽調防戍三載更代其家屬皆畱內地故有叛民無叛兵則其防在民而不在兵一歲三穫餘糧近濟閩省遠給天津糖布材木利盡南海惟忠械鬪畝會之梗頑胥役之擾索則其治又不在富而在教康熙中初取臺灣僅三縣地鳳南羅北臺灣中地近鹿耳門海口故就置府治其後北境日擴負耒爭往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則府城已偏于南且鹿耳門距泉之廈門八九百里而鹿港距

泉之虹江口僅四百里風利半日可達視鹿耳門尤扼  
要議者以爲宜移府治于諸羅負山帶溪以據南北之  
中而移彰化城于鹿港以扼海口之吭此山前形勢也  
山後地則嘉慶中始開西南北負山東面海絡以三港  
屏以龜嶼本三十六社生番地承平久山前地利盡乃  
漸墾及山後自北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而漳人吳沙  
者練勇開路以捍生番貿遷有無以招流寓闢地至五  
圍六圍耕民六萬口地袤五百里埔社沃土田而水社  
秀溪山且負陰抱陽爲臺灣之正面吳沙旣富自恥化  
外屢乞升科屬版籍臺使莫之受也旣而沙集義勇敗

海寇蔡牽于山後又連敗朱瀆事

聞始詔收其地

立葛仔蘭廳以同知理之其生番地未闢者尙大半然臺灣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若有天數焉氣運所至有開必先榛榛狉狉厥始農炎彼封豫章之山禁藍田之田使川瀆愛其實貨力弃于原者蓋矣沙之所憐哉

嘉慶東南靖海記

國家自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平鄭氏二十四年大開海禁閩粵浙吳航天萬里鯨鯢不波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後師老財匱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爵令劫內洋商舶以濟兵餉夏至秋歸踪跡飄忽大爲患粵地繼而內地土盜鳳尾幫水灣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爲聲勢而夷艇恃土盜爲鄉導三省洋面各數千里我北則彼南我南則彼北我當艇則土盜肆其劫我當土盜則艇爲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礮卽遇亦未必能勝

土盜狡又有內應每暫遁而旋聚而是時川陝教匪方熾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遠籌島嶼以故賊氛益惡嘉慶元年福州將軍魁倫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獲烏艚船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敕安南國王阮光纘查奏尙謂國王不知也四年安南農耐舊阮王與新阮交兵禽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奸民受安南僞封東海王及總兵朝廷始知安南藪奸誨盜之罪五年六月夷艇三十餘水澳鳳尾各六七十艘皆萃于浙偏台州將登岸巡撫阮元提督蒼保奏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賊泊龍王堂

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僅餘一  
二艇。漂出外海。其泗岸及附敗舟者。皆爲水陸官兵所  
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  
國。安南烏艚船百餘號。總兵十二人。分前中後三支。每  
支四總兵。倫貴利等其後支也。會安南旋爲農耐王阮  
福映所滅。新受封守。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由  
是艇賊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爲漳盜蔡牽所并。牽同  
安人奸猾善捭闖。能使其衆。旣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  
尾餘黨。皆附之。復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  
百圓。同船倍之。乃免劫。且結陸地會匪。陰濟船械硝磺。

米糧而官修戰艦笨窳不能放洋轉雇商船爲剿捕之用是時廣東總督長麟仿商船之式捐修米艇數十剿賊有效于是浙江巡撫阮元率官商捐金十餘萬付李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曰霆船鑄大礮四百餘配之廣東巡撫孫玉庭亦奏言從古但聞海防不聞海戰粵洋三千餘里賊蹤飄忽兵分勢單終年在洋奔逐迄無成效不如專力防守海口嚴禁岸奸爲以逸待勞之計其官運鹽船及貿易商船皆配兵船巡護是海防亦非置舟師于不用 詔行之是冬擢李長庚浙江提督時蔡牽以五十艇踞閩洋而水澳賊首林亞孫爲浙兵

殲于東曰。有侯齊天者。收水澳及鳳尾餘幫。有船十七  
白爲一隊。爲牽所誘殺。而其黨張阿治復魁其衆。號新  
興幫。居浙洋。八年正月。牽竄定海。進香普陀。適李長庚  
掩至。牽僅以身免。晝夜窮追。至閩洋。賊糧硝盡。蓬索朽。  
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僞乞降于閩總督玉德。玉  
德遣興泉兵備道慶祿赴三沙。招撫之。牽又曰。果許我  
降。勿令浙師上風。偪我。玉德遽檄浙師收港。勿出于  
是。牽得間。繕檣械。備糗糧。揚帆去。浙兵追擊于三沙。于溫  
州。凡奪舟沉舟燒舟者六。賊畏寔。船甚厚。賂閩商更造。  
大于寔船之。船先後載貨出洋。僞報被劫。牽連得大海。



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分濟粵盜朱濱連燬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會浙江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艘運造舟木于閩閩督玉德遽檄振聲擊之而閩師不援爲賊火攻所陷死 詔逮不援臺之金門鎮總兵吳奇貴副將張世熊等治罪以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率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剿蔡逆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俟總統追賊至境出師策應是秋八月牽濱共犯浙李長庚合諸鎮擊賊于定海北洋二賊結百十艘爲一陣長庚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使鎮兵擊濱而已急擊牽遂至盡山沉

其二副船又斷其坐船篷索會風雨驟起賊遁去牽責  
瀆不用命瀆怒遂與牽分是冬長庚敗朱瀆于甲子洋  
十年夏又擊牽于青龍港是冬牽聚百餘艘復犯臺灣  
沉舟鹿耳門以塞官兵又結土匪萬餘攻府城自號鎮  
海王十一年二月 詔責玉德歷年廢弛致賊氣日

熾且福建水陸官兵七萬有餘調渡臺者不過三四千  
豈能滅此二萬有餘之賊 特命成都將軍德楞泰

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沖阿副  
之會蔡牽爲李長庚敗走乃罷德楞泰之行惟賽沖阿  
赴臺灣初賊塞鹿耳門時惟二汕二港尙通小舟長庚

扼南北二汕外別以小澎船五十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由大港繞安平港入攻之焚獲三十餘船俘賊千餘水陸並進連五戰皆破賊二月朔復盡焚洲仔尾之柵與南汕來襲之船賊大敗困守北汕如獸在阱會七日風潮驟漲北汕所沉舟爲風浪掀起漂去賊奪門出官兵追截其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長庚所將水師卒僅三千餘故賊竟遁去長庚奏言蔡逆未能殲禽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各鎮爲最大及偏近蔡牽坐船尙低五六尺其餘諸鎮之船更爲不及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

十五號海門金壇二鎮亦願捐造十五號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兩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無兩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楨料桅柁折則船爲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餘三十船篷朽硝缺一同闔地裝篷燻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賊何日可滅

上禱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剿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長庚于新督阿林保阿林保卽三疏密劾之時浙撫阮元以憂去

上密詢浙撫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

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  
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屢  
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  
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戰不退故賊中有不  
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  
兩三旬若不燂洗則苔粘螿結駕駛不靈其收港并非  
逗畱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  
數千里旬日尙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  
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  
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泊地皆

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鏃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舵牙蓬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灑瀚。則無船可掠。無處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剿急時。始間以爲遁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追誅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卽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

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  
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  
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  
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  
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卽爲賊船愈高大多礙多  
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  
之船但以隔斷爲功不以禽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已兵  
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  
大礙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積而不能爲禽  
賊禽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

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

上切責阿林保甫蒞任旬月卽專以去長庚爲事尙朕輕信其言豈不自失良將嗣後剿賊事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尙忌功掣肘則玉德卽其前車之監并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備剿十月長庚追蔡牽於粵洋殲其姪蔡天來之船十二年春擊牽于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牽



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舢篷又自以火攻船維其後艚賊急發艚尾一礮適中長庚喉而殞是時閩粵水師合剿數十倍于賊少持之立可殲滅而張見陞庸懦且狃于閩師左次無咎也遙見總統船亂遽麾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事聞

上震悼追封壯烈伯

謚忠毅

命原籍同安縣立專祠以長庚裨將王得

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雪讐憤時蔡牽朱瀆窺臺灣不獲則屢繞窺臺灣後山之噶仔蘭爲土民生番擊退

詔收入內地毋爲賊踞其漳泉赴

臺買米之船令兵船配行。渾其旗幟以誘賊。十三年率  
自安南回棹。朱漬資之復與漬合幫入浙。并與土盜張  
阿治相應。巡撫阮元復蒞任。用間離之。漬復舍牽竄閩。  
俄爲許松年轟斃。弟朱渥領其衆。率亦爲浙兵擊敗。竄  
閩。乃并力剿張阿治。又訪禽其母。與弟于閩。之惠安。阿  
治乃率其黨五百人。礮八十餘。乞降。又小差幫駱亞盧  
亦爲提督邱良功所殲。浙洋土盜平。明年七月。朱渥亦  
率衆三千餘。繳船四十二。礮八百餘。降于閩。于是浙江  
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剿蔡牽於定海之漁  
山。俱乘上風賊懼。東南遁。轉戰至黑水深洋。偪賊船火

攻之夜半風浪并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戲出明日仍據上風截之各舟師環攻賊且戰且逃傍午逾黑水洋見綠水良功懼賊暮遁外洋大呼以已舟駢于賊舟東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槌札浙船決死戰矛貫良功駢浙船毀槌脫出閩船復駢于賊船賊夥黨舟皆爲諸鎮所隔不能援救牽船僅餘三十賊鉛丸擊以番銀作礮子王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復以坐船衝斷其柁率知無救乃首尾舉礮自裂其船沉于海

詔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子是

閩浙二洋巨盜皆滅論者謂賊之生死在閩浙之合不

合前此賊屢困于浙而閩不協力至是閩浙合而賊遂殲矣惟粵洋之艇賊獨存初安南夷艇敗竄其餘黨留粵者共五幫曰林阿發曰總兵保曰郭學顯曰烏石曰鄭乙嘉慶十年有會匪李崇玉與艇賊通官捕急逸于海竄各幫內兩廣總督那彥成誘禽之給給五品頂戴又招降洋匪三千餘請賞頂戴銀兩上以那彥成不剿先撫濫給官職且皆懸賞購募非窮蹙求生致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恐貽後患召還以吳熊光代之十一年吳熊光奏言高州府之吳川雷州府之遂溪爲通洋盜藪宜禽匪徒塞港口以清其源并禁商民代駕暹

羅貨船進口貿易以防代銷盜贖之弊其澄海縣民領  
照買暹羅米者回棹多不符數禁如之至粵礦缺產而  
夷船壓艙鹹沙亦可煎硝請于進口時收買從之十四  
年百齡代吳熊光督粵禁岸奸接擠益嚴盡改粵糧水  
運爲陸運其南澳廳及瓊州隔海者以兵護送其硝磺  
各廠亦改商歸官賊外洋無可劫乃冒死撥小船入掠  
內河官兵先後捕斬是秋總兵許廷桂擊殲盜首總兵  
保圍其數十船適鄭乙幫之張保仔三百餘艘叢擁而  
至據上風衆寡不敵許廷桂敗死張保仔遂入掠香山  
之大黃捕百齡調兵內外夾攻斷其走路賊旋突圍遁

奏劾提督孫全謀總兵順德等軍無節制置塞港之石舟與焚賊之火艇皆不用失機誤事

詔革職戴罪

効力時粵賊惟郭學顯鄭乙妻二大幫至是郭賊決計出降與鄭乙幫力鬪禽鄭夥三百餘奪船十一自率衆五千餘大小船九十餘礮四百餘入平海投獻時鄭乙死已久其妻思降未決而張保仔代領其衆至是屢爲官兵所蹙鄭乙妻遂于十五年二月先詣省城乞降令張保仔率衆萬有六千船二百七十餘艘礮千餘赴香山海口百齡親往受之赦令隨軍自贖乃檄各鎮會剿烏石幫于儋州洋盡俘其衆又降東海幫林阿發等三

千四百餘粵賊平

詔以粵東嚴斷接濟力行團練

各賊不能上岸掠食而安南臣服以來又無處銷賊是以窮蹙投誠皆百齡號令嚴明所致賞輕車都尉世職是年蔡牽餘黨千有三百亦降于福建

臣源曰嘉慶十五年

詔言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

要領譬治病當究其病源如剿教匪則堅壁清野爲要靖洋匪則杜絕岸奸爲要大哉

王言可謂戰勝廟

堂之上矣人知海賊之巢穴在島洋而不知海賊之生資皆在陸岸岳武穆言以官兵攻水賊則難以水賊攻水賊則易若乃不攻水賊而坐制水賊之命尤折衝上

計哉邇者英夷猖獗

朝廷慨然思樓船伏波之將

然使非將相同心督撫僇力收沿海之梟徒聯效順之  
島國則我不能以夷攻夷而彼反能以漢攻漢嗚呼此  
戚繼光所以流涕于江陵宜黃也

譚綸宜黃人  
三邊總督



康熙武昌兵變記

康熙十三年三藩叛朝議以湖廣當雲貴衝增總督標兵二營并向所設三營爲兵五千以總督蔡毓榮將之進戰暨二十三年雲貴平總督董衛國奏汰兵二千復三營舊制明年三月徐國相代之復裁一千先後散處湘湖間落魄無歸督標僅存二千人皆蔡毓榮征滇時所募精銳也賊平後其軍功職銜部議皆不允除官標兵已缺望及二十有七年并裁湖廣總督員缺標兵二千不籌安置截日罷餉于是洶聚謀變五月十二日舊督徐國相還朝既登舟裁兵百餘圍訴索餉徐國相急

解纜去衆遂大譁于是署按察使黃州知府蘇良嗣署  
驛鹽道武昌府同知朱璘署武昌府知府通判張芑撫  
標游擊馬駿聲等走白巡撫柯永昇遣督標守備胡定  
海往詰之僉以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扣餉爲詞核算  
共金五千米千石乃議傅爾學出其半各官醪給其半  
并諭以願歸農願充伍者分別安置衆謹呼去已而復  
日譁于撫轅欲設武昌鎮總兵復歸部曲朱璘密獻計  
于永昇擇驍桀夏逢龍等五十人爲撫標親兵犒以金  
餘分隸他部官給船米行有日矣而副將傅爾學斬起  
功千總胡耀乾等潛搆之又爲妖僧大元煽惑遂推逢

龍爲魁而大元謀主夏逢龍者景陵人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衆皆呼夏包子僧大元者坐東門山隈不語數年一日相逢龍旦夕當大貴且言夜見楚王臺上白氣如雨散占主兵二十二日黎明衆遂大譟露刃圍撫署射傷襄陽鎮總兵許盛于轅門入署奪敕印永昇投井死逢龍遂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黃繼鳴金阿殿踞閩馬厰官廳南面坐旗纛皆白其黨翦髮爲識挾署布政使督糧道參議葉映樞以下諸官次第至迫以僞職映樞佯好言令開城門毋傷百姓而自具遺疏遣家人懷印出城自剄死朱璘張芑罵賊被縛暴烈日中自

辰至酉又拘之別室。芑密與胡定海謀令守備李國俊  
詭附賊爲內應。猝未有以得當也。當是時賊盡招還前  
裁兵數千皆征滇百戰之卒。又募江湖盜賊縱獄囚放  
兵四劫連陷武昌咸寧嘉魚蒲圻及漢陽諸縣脅從數  
萬使僞總兵胡耀乾偕僧大元守省城而逢龍自將驍  
銳渡漢陽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圍應城將長驅  
荆襄應城兵僅數十知縣齊國政率居民守禦九晝夜  
荊州將軍噶爾漢以駐防兵至連戰卻賊賊復潛遣死  
士夜半梯城蟻附而上李國俊在賊營懼城中不知也  
甫及半遽鳴鉦大呼城中皆驚起登陴矢石交下賊墜

退官軍出城縱擊大敗之逢龍遁還武昌西路始無恐  
國俊密約武昌守備胡定海內應書誤送胡耀乾所耀  
乾以兵出迓將執之國俊覺而東走與追者轉戰至樊  
湖死之初賊遣別將趙得東犯黃州舟蔽江下礮聞數  
十里黃州副將阮述謀拒之而麾下已樹白幟應賊乃  
棄城走蘄水而蘄州營卒丁原等亦焚掠謀變會朱璘  
張芑許盛皆乘賊西上時以計自拔逾城出東告急于  
安慶江寧時 朝廷已遣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調  
江寧滿漢兵水路兼程進七月復黃州降賊將趙得而  
張芑亦與蘄州守備李馥延知縣喬文錦等斬賊將復

武昌縣東路郡縣皆反。正其上游則湖廣提督徐治都。以常德舟師出洞庭抵武昌六十里之金口。賊悉衆禦之。謀以驍銳衝我前而分兵夾攻其後。會官兵已禽賊將于蒲圻而夷陵鎮總兵嚴宏南陽鎮總兵史孔華亦敗賊兵于蔡店。復漢陽賊始不敢旁出。繞襲提督戰賊于赤磯山。之鯉魚塢。薄暮適大雨。賊弓膠火藥濕。乃上風縱火以精騎蹂之。賊大潰。逢龍單騎奔武昌。則守武昌之胡耀乾已斬僧大元獻城矣。逢龍至不敢入。亡命黃岡。索飯村寺。書生易惟聖等報大軍禽之。與其黨胡耀乾等皆伏誅。七月二十八日。軍次漢陽。奏捷。距賊

起事兩閱月。賊平。詔贈卹。殉難諸臣。葉映樞以下。其受困不屈者。各復故職。仍設湖廣總督。沅今爲定制。自滇逆以來。寧夏河南所在兵燹。隨時懲撫。具見方略者。不復述焉。

嘉慶寧陝兵變記

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與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五  
郎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乾隆中巡撫畢沅始  
奏設廳治以轄山內嘉慶五年又就其地置寧陝鎮節  
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  
險兵悍爲漢北第一雄鎮七年奏報戡定九年三省肅  
清額勒登保德楞泰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寧陝  
新兵之變初額勒登保于八年奏言南山內食糧價貴  
請于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俟三年後減給四錢是  
年六月屆三年減給之期陝西布政使朱勳以未奉部



議并四錢停給。又借給包穀二千餘石，抵三月糧。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入都，總兵楊芳赴固原，署提督事，而以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總兵。遇兵士訴者，不曉諭，輒笞治。于是左右二營兵陳達順、陳先倫謀變，糾黨二百餘，焚掠新舊二城。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賊黨蒲大芳等以楊芳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于興安，而後歸從賊。楊遇春行至西安，聞變，即奏調省標滿漢兵二千餘，固原河洲兵二千餘，剿之。

命德楞泰以

欽差大臣同札克塔爾馳赴陝，賊煽脅各汛新兵八黨，大半四川人，欲由棧道南走川西。陝甘總督倭什布

馳扼徽鳳。四川提督豐紳扼七盤關。楊遇春馳赴寧陝。廳盡調各汛新兵歸大營。以絕其糾結。賊已奔華陽。二郎壩破。洋縣虜脅二千餘騎。二百八月。德楞泰馳抵漢中。奏言賊勢猖獗。宜厚集兵力。復調四川兵五千。湖北兵二千。又請發木蘭進哨兵百人赴軍。賊攻石泉。總兵王兆夢拒守。楊芳亦以固原兵二百馳抵石泉。賊折回寧陝。時新舊城已毀于賊。參將胡定泰署同知李晶退守焦家堡。殺傷賊百餘。乃退走四畝地。東犯鎮安。詔湖北巡撫全保嚴備鄖陽。河南巡撫馬慧裕嚴備商州。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楊芳馳扼峪口。

上責德楞泰擁兵不進致賊橫行日鴟張德楞泰使楊遇春札克塔爾以兵五千由洋縣入山擊賊而自以四千兵繼進賊復西趨斜峪攻鄂縣楊芳復馳救力擊其劫營之賊身受數創鏖戰竟夜黎明賊知爲楊芳軍始南轉入山初德楞泰使楊芳將新兵千餘別爲一隊不與他兵相間以覘士心向背至是謂新兵已與賊分無內顧憂始檄諸軍進擊時賊起事頭目百四十人各招黨羽每人所招或百餘或數百旬月萬計又選其能戰之賊步騎三千爲前鋒以陳先倫陳達順不得衆心改推蒲大芳爲首羣賊皆聽指揮遇楊遇春軍于方柴

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互有殺傷蒲大芳陷陣力戰衝官兵爲數隊又伏賊繞出陣後官兵且戰且走遂大潰賊圍札克塔爾于汎堡數重楊遇春僅餘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散扼方柴關次日楊芳馳至議以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而賊兩戰皆見二楊輒辟易尙有舊部曲誼乃議楊遇春按兵緩攻而楊芳單騎直入賊營萬衆怍愕楊芳故得蒲大芳心又裨闔操縱衆讐不敢動逾二日卒使蒲大芳誘縛陳先倫陳達順向

貴三賊出詣遇春軍以降。又率蒲大芳邀擊不降之千餘賊于江口，斬賊首朱先貴等，遂盡率其黨四千餘分屯待命。德楞泰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罷其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及一切差使。德楞泰覆奏以官兵新勦餉運難繼爲詞。

上又詰叛兵旣非畏威窮蹙，何以肯降。德楞泰詞塞，乃使薛大烈馳覲面奏。于是總督倭什布謫科布多駐防札克塔爾降四川副將楊遇春降寧陝鎮總兵其寧陝兵額裁汰二千，戍其降卒二百于新疆，而楊芳以平日

馭兵不嚴釀變劾罷遣戍使率降卒出關其文吏停折  
銀發包穀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  
府新兵之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濤守備王國雄  
俱踰城走達縣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賊出城受  
約束乃開庫募鄉勇守城會副將桂涵馳至掩捕殆盡  
詔斬棄城激變之王國雄以殉明年正月復有西  
鄉瓦石營新兵之變太平協副將羅思舉星馳擊敗之  
賊竄巴山官軍至復出乞降 詔以新兵效尤皆寧  
陝縱叛所致悉誅無赦十二年冬伊犁將軍松筠以戍  
卒蒲大芳等怨望桀驁先後調赴伊犁中途以軍法便

宜悉誅之。

上責其專擅。然卒不之罪。德楞泰既劾。成楊芳恐物議不平。復密奏申雪之。言使功不如使過。楊芳至伊犁未一月。卽赦還。不數年復建節陝甘。道光六年。以征回疆俘張格爾功。封果勇侯。別詳餘記。論者謂叛兵習流賊之故。智使楊芳遲招撫數日。賊已議分數十路。突秦隴。楚蜀。荼毒生靈。老師糜餉。曷所紀極。追數千出柙。走險之兇。虎毆使歸。閑就勒機。不容髮計。不反顧天也。非人也。孫子論用兵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嘗論二楊勞烈。當以招撫寧陝爲稱首。

乾隆臨清靖賊記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由運河供億

京師而臨清

州縮穀南北水陸咽喉有新舊二城皆瀕運河東岸舊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鱗次數萬家與新城等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教運氣治病教拳勇往來山東號召無賴亡命徒黨日衆羨臨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輔兵備或虛倡言有四十日大劫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齊義捕之賊遂于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城戍吏賊先言破城日當有風雨及期適應衆益信承平久官民皆不習兵賊連陷堂



邑陷陽穀皆劫掠棄城遁分趨臨清東昌圖阻運道衆數千時上駐蹕熱河行在大學士舒赫德奉

命視河南決口未出都

命佩欽差大臣關防由天

津馳赴山東督師

命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

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兵千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十爲選鋒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防廣平大名

界而河道總督姚立德防東昌時總兵惟一以兵三百擊賊堂邑復以兵八百擊賊柳林皆不利賊圍巡撫徐績軍于臨清之梁家淺惟一援之賊解圍趨運河官兵不扼運河東岸惟知閉城守賊遂結筏渡據臨清舊城

佯禁殺掠以車三百兩塞街巷脅丁壯圍攻新城城上  
銃礮擊之不能中乃裸婦女血雞犬厭之復敗其火車  
十四日總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以兵千餘至不  
知休城中伺間出奇卽倉卒戰城外旣敗復不入城而  
走東昌 詔斬以徇會各郡援兵漸集臨清兵民議  
夜半絕城揜賊不備副將葉信不可回空糧艘阻橋聞  
不得進賊反脅絳夫以攻城又東糧艘爲浮橋圖北渡  
時禁旅由德州攻其東東昌兵攻其南直隸兵由景州  
故城攻其北又以兵扼館陶防西竄直隸總兵萬朝興  
破賊二千于運河西岸燬浮橋及閘口之橋又遣兵扼

下游三岔河敗其西渡之賊二十有三日舒赫德軍抵臨清賊千餘北出牽官兵而驍賊五六百陣舊城東門迎戰舒赫德遣侍衛音濟圖等以禁旅三百追賊北門外而自攻東門城敗竄城內短兵巷戰官軍先後焚斬及赴河死者千餘驅城東南之賊盡歸西北音濟圖旣殲北竄千賊于塔灣亦還兵搜王倫于城中大宅毀墻入手禽之爲十餘賊所奪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巷戰女賊烏氏等數十生禽其弟王樸其黨樊偉孟燦王經隆等檻送京師誅其黨千餘舊城居民先後投首數千招同復業之戶七千口四萬餘凡一月賊平糧艘回空南

下 上責舒赫德于音濟圖手禽王倫時不多遣精

卒致首逆未生俘又遣治副將葉信不守舊城之罪舒  
赫德奏言舊城土垣半圯且寥闊難守請宥之然守臨  
清者當守運河運河渡口舟雖微而無守兵此賊所以  
得襲據舊城也且援兵已集宜從絕城擣賊之謀事平  
善後亦未聞改小舊城而繕固之何耶初給事中李漱  
芳奏言山東吏諱災不報反加徵激變非盡邪教及逆  
黨解京軍機大臣九卿科道鞫于廷 命李漱芳自

問賊皆無以災對者 詔罪狀李漱芳與奏直隸荒

歉之御史范宜賓皆謫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

川蕩平

上東巡告成闕里四月

回蹕舊城

御製臨清歎臨清歌二詩勒石闕東憫民痾焉嗚呼  
王倫之事么麼無足紀也然顧祖禹有言地利隨時勢  
異今日南北咽喉在于運河而山東扼其要害故能爲  
幽燕利害者必于山東則臨清之事可無紀乎